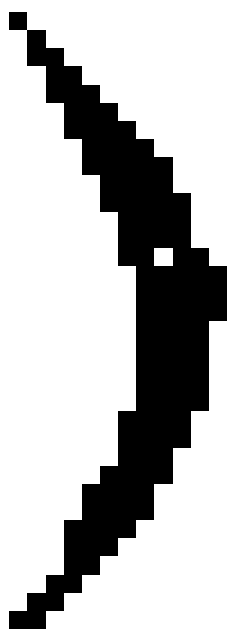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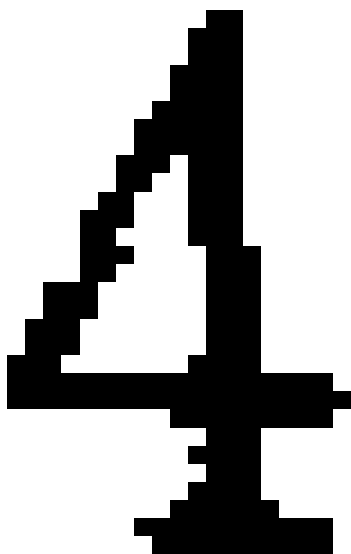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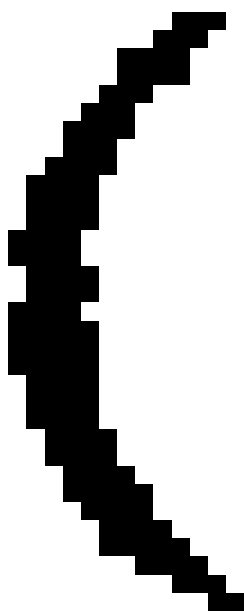


第一輯



河西梦魂

“苜蓿河边逢立春 葫芦河上泪沾巾”，昨夜蕃兵报国仇 沙州都护破凉州”；胡马 胡马 远放焉支山下……”河西走廊 在我的印象里 是属于汉武帝、唐高宗的 河西四郡、祁连焉支 汉唐的边隘 汉唐的沙场 汉唐天子的 剽悍悲壮，边塞诗词里的汉唐风韵……

也许是骨子里流动着祖宗的武功精髓，身上沾着西部高原粗犷的野味，我偏爱边塞诗里透出的征人闺妇苍凉幽怨的韵味，偏爱其间透出的野蛮、恐怖、萧飒的战争氛围，使我对这块神秘而古老、偏远而落后的大漠心驰神往，迷恋得如醉如痴。我无数次调动了一切意念对它的存在作过奇特丰富的想像。当我真的踏上这块神秘的土地时，我不知自己的心情究竟是兴奋？是激动？是渺茫？是绝望？还是悲壮？果然是漫漫的黄沙，果然是苍茫的戈壁。苍穹上有一个小得不成比例的懒洋洋的太阳，就像一个偌大的青玉盘中搁着一粒小小的金光熠熠的沙粒。苍穹下，汽车在一望无际的沙漠戈壁上以一百码的速度飞奔，连续行驶三四个小时 没有一个村庄 没有一片生命 灰茫茫黄苍苍 广袤单调得如同月球上一样。偶见一片绿，也是绿不掩土的几呈灰黑色的 芨芨草。我为这些在肆虐的风沙中、骄阳下默默求生的小草怜悯得直想掉泪：这弱小的生命，身体成蛇形弯曲着，叶子已演变浓缩成细细的小条，连颜色也和天地融为一体。为了

生存，你不得不委曲求全，可终于一代一代地活下来，活得这么艰难 我想不通 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倔强地活着？

突然，一峰灰色的骆驼步履迟缓地朝远处一个看不见任何目标的地方走去，脖子上的一挂铃铛悠悠地响着，更显得这世界死寂辽远。这独特而孤独的声音仿佛从遥远的旷古传来 从外星传来。

终于 远处一溜树木，一湾湖荡 蒸腾着氤氲的雾岚。湖边柳荫下，有一座矮矮的村庄，鸡鸭牛羊悠然往来，你不由得精神为之一振。可当你乘着汽车疾疾冲向村庄的时候，柳浪掩映的村庄，泛光的湖泊又一下子烟消云散了。它躲开了车轮，车轮下仍然是沙沙作响的无边的沙漠。这样的海市蜃楼 你不知一路会遇到多少。可当你决定再不受骗，心灰意冷到极点，再不想见这魔影的时候，汽车却真真切切地从一座村庄里穿过。村庄周围 麦、米、豆、葵花、油菜铺在一排排高大的为抵御风沙而扭曲变形的白杨中间，一渠祁连山上下来的雪水滋润着它们，田中有几条似隐似现的阡陌，恬静得像这些庄稼压根儿就不知道几百米外就是漫天荒沙。田间有几间不规则排列的土房，低矮、无瓦，上边只泥抹一层黄土，火柴盒似的，这就是“家家壁上有弓刀”的凉州生灵、汉唐后裔。他们就在这火柴盒似的小土匣子里，顶住了风沙干旱的灭顶之灾，顶住了频繁的无情厮杀的战火 顶住了可怕的瘟疫、饥饿。

总算有苍生了 有绿洲了。可这绿洲太小 在一望无际的沙漠里犹如万顷大海中只露出一个尖儿的礁石。礁石是石头，几十万年几百万年不长不消。可这小小的绿洲，你担心随便来一场风就会将它埋在一堆沙丘下。这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杞人忧天，汽车在无尽的沙漠戈壁上奔驰，不时会撞见几间几十间土墙围成的庄廓被风沙埋了半截 没有顶盖 没有树 没有草 也没

有路，可你到里边随意一个什么角落伸开脚一踢，便可能发现几枚汉家的陶片或是西凉的剑戟、西夏的铜钱。

河西走廊东西绵延 2300 多华里，张掖武威酒泉敦煌安西，20 多座县城 几百个乡 数不清的村。一座城市一片绿洲，一个县城一片绿洲，一个乡、一个村也是一片绿洲。河西就是由这样无数的绿洲和隔断绿洲的沙漠组成的。生生灭灭永无止境，死了的变成一具具木乃伊 被后世挖出来 活着的 劳作、饥馑、格斗、肉搏、流离迁徙，在新的绿洲上再流离再迁徙。从中原不断地补充，只要河西的南屏障祁连山不灭，只要山里有冰川在，它就会造就疏勒河、苜蓿河、葫芦河、榆树河、甘泉河“，弱水三千，专拣一瓢饮”中的弱水河……

令我不得其解的是，一个如此贫瘠险恶的地方 何来那么多的杀伐争斗？从霍去病西击匈奴至清朝末年，河西竟发生过大大小小 200 多场战争，平均八九年就有一场。当我登上河西中部山丹境内的焉支山顶的时候，随口吟出一句“失我焉支山，令我妇女无颜色”的诗句 陪同我们的一位部队政委说：“感谢你对我们的河西如此了解。这句边塞诗是当年匈奴人唱的哀歌，焉支山上有一种土，熬煮后可作妇女化妆品。他们用这诗句表示失去河西的悲凉心情，又用来激励部族的斗志。”西部的少数民族人数较多 居草原多养马 生性剽悍。大漠以北匈奴部族仗着马匹年年越大漠南下 后来又有鲜卑、突厥、回纥、蒙 祁连以南是吐蕃地盘，后来又有羌族氏族、吐谷浑 都把河西当作一块肥肉，屡次侵犯。地距长安遥远，皇权鞭长莫及，因此刺使节度使常常反叛割据 仅公元 304 至 339 年的三四十年间，在这块土地上竟先后存在过北凉、后凉、前凉、西凉等七个草头王割据政权，史称的五胡十六国，这里几乎占了一半。2000 年间 少数民族统治这块土地的时间占了三分之一。各个民族 为了显示自己

的存在都在这里争夺厮杀。汉唐中央王朝自然要进行反争夺，保护这条通往西域的对中央王朝举足轻重的国防贸易大道。

我顿开茅塞，怪不得汉武帝设置张掖、武威、酒泉、敦煌等河西四郡时，将首先设置的第一郡叫张掖，就取其张国掖臂之意。

啊，这血和泪的演绎场！弱肉强食的竞技场！融汇同化的生殖场！

这块土地，是部落王朝盛衰的一线命脉，它们在这里进行了频繁的争夺与残杀。侵略与反侵略，正义与非正义，草头王强权的相互吞并，在这里交织成一幅幅血与火的惊心动魄残酷恐怖的历史画面。这血淋淋的历史画面，却给王昌龄、高适、李商隐、王维、岑参等诗人提供了广泛深远的创作天地。他们边塞诗的杰出代表作，几乎毫无例外地和河西有关。或讴歌，或诅咒，或冷峻，或热情，或怜悯，反反复复地写酒泉，写凉州，写焉支山，写黑水河，写沙磧，写石头，写征人闺妇，写胡_{6min}，胡乐，胡服，胡习，写烽燧，虏障，写葡萄美酒。河西所有的山名、水名、县镇以上的地名都曾被诗人们提到，怪不得有的历史学家和古典文学家索性下了这样的结论：“河西走廊是边塞诗的代名词。”“河西走廊乃边塞诗人的摇篮，历史巨人用好战之手总是摇动颠簸着它。文人们以武人们的赫赫战功而流芳百世，世人们凭藉文人们的气势恢宏的边塞诗而寻找千百年前武人名将的悲壮战功，寻找千百年前的一片黄色的梦境，寻找民族骨子里的精魂。

当我乘车在河西走廊广袤的土地上飞奔时，常常会看见断断续续的一溜低矮的土墙，在太阳下静静地卧着，高低不等，薄厚不一，从天边来，又通向天边。我极力在想象，这是干什么用的，曾是哪个单位的围墙？我又想，在这旷无人烟、寸草不生的荒漠戈壁墙上还有圈吗？可当有人告诉我，那就是我中华民族的脊梁万里长城时，我大吃一惊，激动得心潮澎湃，只觉得一腔热

血在滚动。

汉武帝以他的雄才大略统一了河西，设郡置县，为拓展河西走廊以西的万里疆土奠定了稳固的基础，因而有了张骞数次出使西域，首创中华民族对外交流的先例。苏杭的丝绸中原的棉布经河西走向西方，罗马波斯的核桃、胡麻、杏、萝卜、白杨、大蒜、葱、蚕豆等等经河西传进中原。如今在中华大地，这些物种已养育了我华夏民族 2000 多年。至今，河西人仍把核桃叫胡桃，把白杨叫胡杨，把红萝卜叫胡萝卜。

绿洲外是死亡的大漠，大漠外是虎视眈眈凯觎河西绿洲的敌人，死的大漠和活的敌人极力想吞噬这些绿洲，可绿洲里的生灵以顽强的生生不息的精神同荒漠斗，同异族的骚扰斗，同偏安割据斗，终于斗出了万里长城，斗出了玉关阳关嘉峪关，使河西四镇像四座孤独的木舟在万顷沙海中历经 2000 年风浪颠簸，百孔千疮而不倾覆，一直缓慢残喘地驶到今天。当 20 世纪中期，历史又开始一个朝代的时候，河西四镇已疲惫、苍老、破落、丑陋得如一个八十老太婆，贫穷、落后和荒蛮完全占据了这里。名噪中外的河西四镇早没了它当年显赫的荣耀，民不聊生，哀鸿遍野，范长江先生对四镇的描写令人辛酸得目不忍睹：大年三十，许多小孩都穿不上裤子，“更令人难堪的，成年妇女也颇不少裤裙不遮羞而徜徉街市者。”

当我踏上这块改朝换代 40 年后的土地的时候，河西四镇早已变了模样，土路没有了，面黄肌瘦、无衣遮体的妇女儿童没有了，轮子比厢高的勒勒车没有了，比旧四郡扩大了不知多少倍的城市，完全和内地一模一样，漂亮时髦的女人，重重包围着城市的不知扩大了多少倍的绿洲田野。自从汉武帝设郡以来，四郡以它众多的人口和经济、政治、军事的中心地位在千里河西无以伦比地统领了 2000 多年。可就在新中国成立的 40 年里，却奇

迹般的腾起了四座和旧四郡并驾齐驱分庭抗礼并且就其规模和经济效益均居其之上的四座新城。他们和四郡隔间而建，当我以更大的兴趣漫游四座新城时，我为我们汉唐在今天的后裔建造新时代钢铁长城的真正伟力和决心气魄激动得热泪盈眶。

西出嘉峪关 50 华里，有一片绿洲，就是被誉为中国石油事业母亲城的玉门，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石油事业在这里奠基起步。当仅有的一口油井回到人民手中时，玉门油矿真正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只短短几年便发展成为钻探、采油、炼油、化工等门类齐全的全国惟一的石油工业城。我们的大庆油田上马时，玉门一下子就支援了上万名骨干，如今，光玉门支援全国各大油田的人才就达三万多人。人民诗人李季“凡有石油处就有玉门人”的著名诗句，早已是玉门人引为自豪的诗句。今天，在全国各大油田的领导、高级技术人员及石油战线的高级领导中，有几个不是从玉门走出的呢？妇孺皆知的石油之魂铁人王进喜的名字，也是从玉门这块沙漠荒滩上走向中国的石油历史书的。

嘉峪关内东 10 里地，1958 年以前，只有几户低矮的破房，几十棵树。如今却已变成拥有十几万人的钢铁城，名字因了嘉峪关三字，就叫嘉峪关市，是居西北五省之冠的一座大型钢铁公司以钢铁为龙头，如今已发展成机械、纺织、化工等门类的综合性城市。长城嘉峪关在这座高楼林立、绿树葱郁的城市面前，显得孤独而陈旧，当你站在城楼上，遥望关内十里钢城，你会突然觉得你的生命悠长得活了四五个世纪。关外当年的漫天战云化作作了而今关内冶炼的火光，闪烁天地，照耀大漠，使那些一批又一批登古关寻找醉卧沙场的荒蛮悲壮意境的今人想象力顿减。

在故凉州以东，有一个十几万人的城市金昌市，它是以金川有色金属公司为主体的城市，被誉为中国的镍都，镍储量仅次于加拿大的萨特伯里矿，居全世界第二位，是尖端科学、国防建设

不可缺少的有色金属，与它同生的，还有铜、钴、金、银、铂等 20 多种贵金属。如今金昌市已成为采矿、选矿、冶炼、科研等一整套生产环节和现代化先进设备的大型有色金属联合企业，成为我国贵重金属的矿山资源综合利用的三大基地之一。光金川有色金属公司一年给国家上缴的利润就达三亿元人民币。金昌就诞生在凉州也就是今天的武威的旁边，不过几十公里之遥，活像两个至亲至爱的异母同父的兄弟，哥哥饱经风霜，经历的苦难太多了，它诞生在母亲强盛时期，在西北发挥过它的神威。在边塞诗里，它成了宠儿，一遍又一遍被吟唱：“凉州七里十万家”，“沙州都护破凉州”。它在极盛时，和东都开封、中都洛阳人口一样多，可如今它老了，像一个皮包骨头、赤贫如洗的老人。当历史滚到本世纪 40 年代时，它的人口仅二三万，如今也不过五六万之众。弟弟可比哥哥优越得多了，母亲健壮，给了他充足的营养，一呱呱坠地，就起步奔跑了。

沿碧如绿酒的弱水河北下，在一片分不清是月球还是地球的荒滩上行进。突然，一座巨型的钢铁大楼映入眼帘，直插苍黄的天际，在无际无沿、无遮无挡的黄色的戈壁上特别耀眼。你急于想看清它，可你必须驱车飞行 20 公里后，才能到达它的下边，这就是河西的科技军事新城航天城的标志——火箭发射塔架。这里曾是霍去病、卫青进行漠北河西之战的主要战场，1985 年以前，还是一片寸草不生的茫茫戈壁。如今，却可以进行各种型号的导弹、导弹核武器、远程运载火箭和人造地球卫星、返回式卫星的试验和发射。在全国累计发射成功的 24 颗卫星中，这里发射的有 19 颗。试验发射各类运载火箭、战略战术导弹近千发。就在这里，1987 年 8 月，还首次成功地为外国公司提供了卫星搭乘服务。河西走廊的骄傲！中国人的骄傲！一部辉煌的历史。

当我走在航天城的主要街道东风街上的时候，我望着平坦笔直的柏油马路、林立的高楼、浓绿的行道树，望着来来往往的军车、军人和作为军人配偶的年轻貌美的女老百姓，体会着一种令人神秘的安宁，我的心里久久地激荡着一种难以平静的激动。也许，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军人中，这些将军、校尉们中，有姓霍的、姓李的、姓张的，他们就是李广、霍去病、张仪潮、赵充国、董振堂的后代！

是为王权王冠而追逐厮杀呢？还是一更故辙，用自己手中的铁锤开凿足下的这块沉睡的土地？在金昌、嘉峪关两市的中心，都分别耸立着一组塑像，手拿地质锤，辛勤工作。这是两个城市的人民为纪念两座城市的生身父母——地质工作者而树建的。50年代，一批地质工作者在河西走廊安营扎寨，风餐露宿，他们的汗没有白流，终于发现了两个大型的铁矿和镍矿。从此，河西沸腾了，中原移来千军万马，两座城市就在荒滩奇迹般的诞生了。我从心里感激辛勤的地质工作者为人民、为国家、为河西作出的不朽贡献，更感激河西人对地质工作者的一片耿耿情怀。

马背上打天下 不能马背上治之 当还在西柏坡的山沟沟里的时候，毛泽东已绘好了历史的蓝图，河西走廊是最早的得益者。

我亲耳听过从台湾回到大陆的在兰州某大学任教的张文伟教授说：“河西很壮美 和美国的西部一样。”我还听过一位寓居美国加利福尼亚来河西走廊旅行的台胞杨仪云先生讲：“美国开发西部 开的是赌城 大陆开发西部 却开的是航天城、钢城、石油城、镍城。”我无缘去美国 可他们的话 我信。

当我在旅行的终点，躺在河西走廊西端古四郡之一的敦煌宾馆的完全现代化的席梦思床上的时候，我顿然醒悟，我是读懂这块土地的智者：河西走廊是血是泪是枪是剑是诗是画拼接的

走廊，是连接远古中古昨天今天明天的走廊，是葡萄美酒丝绸锦缎铺就的走廊，是中华民族融汇繁衍生息延续的走廊。河西是一片宇宙，大大小小的绿洲就是星斗，这星斗和航天城的人造地球卫星一样，也是华夏的子孙用生命造的，所以在距长安古都遥远迢递的沙漠里，会有一个举世闻名的敦煌。

陇上名山话兴隆

兴隆山，确实是景色宜人的好地方。

慕名多年，终于有机会到这素负盛名的陇上明珠尽兴一游。

出兰州沿西兰公路东行百里，一路山塬黄土裸露，河床干涸。车子拐向南行，穿过榆中县城十五里，眼前便展现出久已神往的名山。顿感爽气扑面，山水透碧。连河里的石头、路边的绝壁也是绿茵茵的。不由使人心情豁然开朗，在车上也兴奋得跳起来了。眼前高峻入云的奇峰像一柄锋利的宝剑直劈峡口，气势逼人，锐不可挡。峡谷便似锋刃砍研而成。沟里一条小河蜿蜒而下，清可鉴人，活像这齐天宝剑的磨刀水。这剑便是兴隆山东西两峰之一的西峰栖云山。挺拔俊秀，超然不凡，威严雄浑的通天柱就立在绝顶。

大自然也真会捉弄人，循着小河边的公路转过几道弯，到了栖云山麓，不知怎么，栖云山却变了方向，只见它紧偎兴隆山，像一个顶天的巨人向一位花枝招展的仙女倾诉衷肠。任凭怎样辨认方向，也找不见方才那种拔剑挺立的威严了。

我们来访，正是八月，久住这里的人都称之为黄金季节。沿沟摆着许多蜂箱，蜜蜂来来往往飞舞奔忙，两边山上的花儿红一片，蓝一片，白一片，仿佛妙手巧匠们织成的锦绣壁毯。在河西栖云峰下翠绿的草坪上，静穆地挺立着一个丈许的墓碑，甘肃人民的好儿子张一悟同志就安葬在这里。张一悟是榆中县人，一

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最早在甘肃建立党的组织传播马列主义，可正当全国人民刚刚迎来解放，他却因残酷的六年狱中生活和长期艰苦斗争积劳成疾，于庆祝建国一周年时溘然长逝。我们的心情不禁沉痛起来。老一辈革命家用鲜血换来了江山，而他却没有一丝享受，默默长眠于山下了。繁茂的山花呵！怒放吧，让我们的先烈含笑于九泉——我们默默地祝愿。

前行不远，便到了一处幽静的地方。百台石阶如巨龙鳞甲般蜿蜒而上，一直通向枝叶掩映的楼阁深处。两边芳草萋萋，野花点点，沁人心脾。石阶缝隙，不时有小草顽强地探出头来，使人想到“物竞天存”的生命哲理。这里清静幽雅，置身其间，使人说话不敢声高，谈笑不敢淫秽。树下紧靠山根，一座别致的，既有古代风格又是现代建筑的楼阁，玲珑、小巧，据说是蒋介石当年来兰州时，胡宗南用搜刮的民脂民膏专门给他主子修建的行宫。这个治国无能、害民有术的刽子手，不仅欠下中国人民累累血债，而他的行止不知玷辱了祖国多少大好河山，据云，仅在兰州的附近就有他的行宫四处之多，真正是独夫民贼，千古罪人。

循石阶而上，但见绿树掩映着彩蝶纷飞的花庭，凉荫覆盖着雕龙刻凤的楼阁，真是“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勾心斗角”。石阶四展，通向一个个别具一格的小天地，路边种植着黄花、玫瑰。地方不大，却楼台参差，峰回路转。我们费了不少时辰，几经迷路之苦，才找到了上山的路径。

被浓荫覆盖的羊肠小路上青藤缠绕，荆棘横生，怪石嶙峋，间难容身，一不小心就会掉进沟里，不得不手脚并用。

正当挥汗小憩之际，突然听得左边蔽天锁日的丛林里响起窸窸窣窣的声音。走下来一位老者，当地农民打扮，皮肤黝黑，额上有几道刀刻似的皱纹。手提一把工兵镐，背着一捆草药。他来到我们跟前，乐呵呵地一笑：“游山来的？”不等我们回答，他又

说：“现在正是好季节呢。今年‘五一’‘五四’前后，兰州和定西一天来了三四百辆车，有万把人，可惜嫌早了些，那时山还没有绿呢。”当我们向老人问路时，他说：“走，若不嫌弃，我给你们当导游。”我们被老人这豪爽的性格和助人为乐的精神所感动，这真是求之不得的好机会。

老人说这里叫上天梯，再往上走，到了风月岭，路窄坡陡，两边便是万仞悬崖绝壁了，比华山苍龙岭还险要。可是那里别有一番景致，悬崖上林木葱茏，苍松虬龙凌空伸展，遒劲有力，千姿百态，树根像无数钢臂铁爪，紧紧扣进岩石的缝隙，令人叹服它们锲而不舍、坚韧不拔和大自然斗争的顽强精神。忽然，老者摆手示意，叫我们稍候，这时他手抓棵松枝悬在崖边，扯下一把竹子似的野草来，我们惊魂未定，他已飞身上来：“这叫猪苓，是利尿的好药。这山上草药不下四百种。真是品种齐全，物美价廉。”他一面走着，一面给我们讲了个故事。

很早以前，这一带没有药物，人们也从来不得病。当时，神农氏袋里装有各种药籽，云游四方为天下百姓治病，有一日来到这里，见一青年爬到河边喝水，他听说河水有毒，沾唇即死。便连忙喊道：“这水不能喝！”青年笑着说：“真是多管闲事，我不是好好的么。”说完挑柴便走，健步如飞，神农氏丧气极了，人间无病，我来干什么？一怒之下，将药籽倾倒入河，驾云而去。这药籽被风一吹，撒了满山，从此这里就有了各种草药。

过了风月岭，有一旧庙，叫原坛殿，后边原来有一小亭，已不存在。老人顺口吟出亭上一副对联：“闲来乍觉精神爽，久坐方知富贵轻。”他笑笑说：“过去游人到此，无不在亭中歇息，有另一番妙趣。”我们席地而坐，回顾绝壁，极目远眺，体会对联中的意境，真有飘然欲仙之感。

再往上一处草丛间，有并排两孔砖砌的窑洞，左为二仙洞，

右为二圣洞，二仙洞原有秦、李二仙神像。二人同为南宋庆元时人，结拜于本山。秦仙湖南人，李仙河南人，曾为谏议大夫。结拜后，分别更名为致通、致亨，各有一首诗流传下来，反映了他们出家隐居的心境和兴隆的壮丽风光。

李仙诗：

富贵功名久不提，心灰意冷学痴迷。

迩来性懒无人事，好向云山深处栖。

秦仙诗：

依天危阁贴重岗，细路萦回玉磴长。

曲涧碧流流宿雨，夹山红叶映夕阳。

由洞右盘旋而上数步，便是灵官殿，仅存四周墙壁。门前有一棵六七丈高的古松，在一人高处，分成十叉，相互攀枝而长。兴隆的万亩松林中，惟此奇崛。沿危崖攀枝而行，经寂静岩，南下几步，是白云窝遗址，因是石窟，倒也没有破坏。老者介绍罢，又顺口吟出白云窝小联一对：“叠翠堆岗如华嶽，眠云枕石即张超。”不知张超何许人也，我心里却惊叹不已，这老者记性这般好，连一首小联竟记得一字不漏，而言谈又不同凡俗，我真疑心碰到了神仙。

由白云窝沿之字形路盘旋而上，依次是寿心庵、雷祖殿、自在窝。自在窝尚存，当年曾塑有悟元子神像，他叫刘一明，山西人，在乾隆年间西游甘肃，留恋兴隆风兴，便留于此地四十余年，精研道学，著有史书及道教著作二十一部，均刻版印刷，附近道观都曾保存，但今天散失殆尽。说话间，我们来到悟元子的藏书洞。洞前石壁上，有两块碑文，老者看我这般认真，说：“这是悟元子自己题的诗，当年游山能人不少，解得的却不多，这叫回文诗，共六十四字，据说纵横可排成十六行，逆顺反复成六言诗六十四首，共得字三百八十四。”悟元子艰辛募化多年，筹集资金，为兴

隆山的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稍下 前为南斗台 后叫七星岭 往左上拐为斗母宫遗址 风景优美 各有妙处 令人难以尽述。再上 便到了胜景混元琼阁，一到这里，我们长长出了一口气。在幽静神秘的林荫小路间走了半日，真有“古刹云深树欲寒”之感。直到这里才见到阳光。这里是栖云峰庙宇最大、最为华丽壮观的建筑，三面悬崖为云海孤岛，山门钟楼上吊一口巨大铜钟，画檐上一排小风铃，随风轻鸣，荡得满山满沟仙气飘逸。混元老祖正殿危坐，诸神列队而立，屋顶全为绿色的琉璃瓦，和满山林木浑然一体。无怪乎诸神超凡脱俗，怡然自得，可是没有这些凡夫俗子又哪有这华屋雅斋、锦帐红烛？世间事就是这样云妙难解啊。

我们又一鼓作气，攀住怪石松根上到仅有三四张桌子那么大的极顶。当年通天柱就曾立在这里。我想象中的通天柱应是大殿中的巨柱一样 老者却说：“哪里 这儿原先有一小屋 通天柱就立在里边 八角形 七尺高，一尺宽 上刻《清静经》、《道德经》、《玉皇新义经》和轩辕黄帝的《阴符经》。”

石柱是不见了。但草木葳蕤 岩石峭立 风采不减。我们站在山顶只见栖云山高傲地耸立于四山之中，多么像无数绿叶重重保护下的一株独具异彩的奇葩。极目远眺，山岑连亘，千岩竞秀 河水蜿蜒 熠熠闪光 榆中平原如扇形舒展 青田碧水 红墙绿瓦 似扇面图景 使人流连忘返。

稍倾 云蒸霞蔚 山岚越来越浓 像万顷棉絮向我们飘忽而来，立时，我们像坐在大海中刚刚露出水面的礁石上，四周白云翻卷，一望无际 而抬头仰望 却是天蓝如镜 红日高悬。据说每当阴雨初霁 山峰庙宇则在缥缈云雾中时隐时现 形成栖云山独特一景 仿佛神话中的蓬莱仙境。故有人称之为“小蓬莱”、“瑶池景”。老人见我们如醉如痴 朗朗大笑：“栖云 栖云名不虚传，

你们今日不枉此行啊！”

我们在山顶拍了几张小照 尽取神山的旖旎风景 吃罢野餐后 便下山来至大峡河边 河水如练绕山而行 山脚的绿叶白花垂吊水中 激起一串串涟漪 兴隆峰的倒景投在水面 像一个妩媚的少女向我们频频点头 以此盛情 使我们忘记疲劳 奋起又向兴隆峰攀登。

兴隆山原名兴龙山 后将龙改为隆 此后渐渐成了栖云、兴隆两山的总称，如今游山的人倒不知栖云峰的鼎鼎大名了。由于这里林木茂密 四季如春 抗日战争期间 蒙古人民的民族英雄成吉思汗的灵柩 便迁至兴隆峰暂 厝于娘娘庙内 解放后 为了满足蒙族人民的愿望 政府于一九五四年将其灵柩、珍贵遗物等迁回内蒙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当年迁到兴隆峰时沿途人民设案祭祀，一道护送 在兴隆山和迁回期间 也受到政府和人民的保护。这充分体现了广大人民对祖国英雄的敬仰和热爱之情。

兴隆峰一半为杂木丛林覆盖，一半为云杉松覆盖，登高俯视 南北两边 色泽分明 云杉松苍翠葱郁 杂木林绿中泛金。到秋来 青栎白桦霜叶如火，更有一番景色。

山上有龙王庙 山神洞 灵宫殿 太白宫 三教洞 二仙坛 菩萨殿 玉皇殿 虚皇殿等几十个古庙大殿 还有玉液泉 太白泉等。尤以太白泉建筑奇巧 闻名遐迩 据云泉在太白楼下 水分两股由石缝中泻出 以石槽导入水柜 又从水柜分别注入三个石沿，然后流入洞前一半月形水池，在殿前石阶上又置一圆形石槽 装有雕刻精巧的石龙头 水由龙口吐出 似白缎飞飘 然后化做万斛银珠倾洒深渊。此泉为乾隆年间所建。可是如今这里仅是一抔湿土，遍地瓦砾。它和祖国人民一样也受到十年浩劫的摧残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祖国旅游事业的发展 它将会重放异